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八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郡國之禮

周禮州長二千五百家為一州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則也正月建子之月之吉各屬合也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

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建寅之月則讀教法如初

黨正五百家為一黨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謂祭水旱之類亦如之

族師百家為族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各掌其閭之徵令聚衆庶既比則讀法

朱熹曰周禮屬民讀法令有司能一歲三四舉行之其于風化不為無助

臣按成周盛時制為教治政令之法既已行之于
朝廷國都而又推之于州黨族閭焉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五百家為黨黨有正百家為族族有師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皆以歲時屬其民而讀邦法毎歲之常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

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而一舉行焉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是以當時之民耳目之所聞見者莫非先王之教典朝廷之政治官府之禁令是其出作入息皆在乎禮法之中出口入耳無非勸戒之語欲為善而知所勸欲為惡而有所懲此所以比屋可封而鄉無不善之

俗而世多良材也歟我聖祖作為教民榜文頒布天下閭里御製大誥三編頒布天下學校蓋即周官所謂教治政令之法也

鄉師之職正歲稽其鄉器考其良窳比五家為比共平聲下同吉凶二服閭二十五家共祭器族百家共喪器黨五百家共射器州二千五百家共賓器鄉萬二千五百家共吉凶禮樂之器

鄭氏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喪器者素

俎揭豆之屬族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賔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吉器若閭之祭器也凶器若族之喪器也禮樂之器若州長賔射之器鄉大夫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有故而不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矣

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樂為治而行禮樂者必有器具非特朝廷之上為然而凡比閭族黨之間皆有

其器以為行禮之具當世之民耳聞而目見無非禮樂之事此所以比屋可封而成粹美之俗也後世非獨民不識禮樂而名為士大夫者亦惟口誦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為禮樂之器具何如也風俗之不如古又何怪哉以上讀法供器

禮記曰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

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呂大臨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卿大夫貢士于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于序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

臣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賔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者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爾他如所謂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世不復講而三年賔興賢能其宴會雖謂為鹿鳴而亦不以鄉飲為名焉夫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太祖皇帝得國之初即詔天下府州縣

每歲再行永為定制伏讀御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高年淳篤者竝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于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姦頑不由其主紊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嗚呼斯禮古先哲王之

制妥良民于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序無窮之樂大哉王言所謂從者昌否者亡其垂世警俗之意深矣傳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于未形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其此意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以水為之）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

鄭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尊于房戸之閒賔主共之者設酒尊于東房之西室戸之東在賔主之閒酒雖主人之設而賔亦以之酢主人故云共之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一貫公彥所謂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者此也由是觀之則是禮非獨尚齒又所以尚賢也而我聖祖之

誥所謂序長幼尚齒也論賢良尚賢也然非特如
此而已又因之以別姦頑異罪人一禮之舉衆義
備焉嗚呼盛哉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
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以鄉飲之禮禮而賓之
吳澂曰古者鄉大夫行鄉飲酒于鄉學以賓禮興賢
者能者而升其書于天府擇其最賢者為賓其次為

介此以德選不以齒論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二也本朝三年大比一開科兩京十三藩皆有鄉試撤棘之日有司設席以待考試官及中式舉子謂之鹿鳴宴今宜斟酌古制以解首為賔以次為介為三賔為衆賔而以考試官為僎提調官為主監試官為司正執事官及藩臬官僚皆以陪位其中執事人員有營私作弊者列于外坐一如朝廷頒降禮制而行以復

古人賔興賢能之禮或别設席以勞試官亦可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鄭氏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三也竊惟今制一歲凡再行鄉飲酒禮既行之于正月望日又以十月朔旦行焉歲首之禮宜如常制合養在官在民之老以正齒位若夫孟冬之月百穀告成農夫終歲勤苦始得少息請略倣周人蜡祭之禮備牲醴以索祭鬼神聚民之老者飲以勞之遂禮其年高有德者以為大賔而以其能帥子弟耕稼者為衆賔庶合古禮意

射義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賈公彥曰州長因春秋二時以禮會聚其民而行禮于州之序學中先行鄉飲酒為禮而射

臣按此古人行鄉飲酒禮之四是即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也臣請于正月望日十月朔日行禮之後即率賓介以下依朝廷原降射禮儀注行射禮于學中庶古禮復行于今日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吳大臨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擯相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修其文達其義然後可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成俗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

黃幹曰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此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

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于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為禮以教人凡為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張悅聲妓恣驩嗷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

所以敗人心者也後世之士夫曾古之服勤于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今世學士大夫有志于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

臣按孔子此言與所謂聖人制之以道及我聖諭之文是知是禮之在天下誠行王道之要萬世帝王所當舉行而凡有民社之寄者不可徒應故事而不知所以敬慎之也以上鄉飲酒禮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猶事也詢衆庶一曰

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皆合禮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於和五曰興舞節比於樂

吳澂曰詢衆庶者問于衆庶而求其人也

臣按此鄉大夫賓興賢能既退而行鄉射之禮以詢衆庶也我聖祖於洪武三年初詔天下開科第三場面試四事其一曰射以觀其中數多寡即此制也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丘葵曰序者州之學孟子曰序者射也葢射以序進且以别其賢否也

臣按三代之後射禮不行也久矣惟晉庾亮曾依周制以行我聖祖初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縣學訓誨生員每日講讀經書罷于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習射朔望要試過其有司官閑暇時與學官一體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八則一射式二樹射鵠三置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器

八射職九射位十儀注所謂射器者凡九射職者凡七至令天下皆立射圃朔望有司躬謁先師及聽諸生講讀後詣圃行射禮是即州長會民射于州序之遺意也

射義曰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呂大臨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

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退與將進者揖其取矢也有横弓郤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加弛弓升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葢君子之于天下必無所不中

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
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
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爲之不安安其所不安則手
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犯上將無所不至
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謹于繁文末節
以養人于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憚煩則不遜
之行亦無自而作至于久而安之則非禮不行無所
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存乎内者

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于禮節比于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于義理久于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為德可知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朱熹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

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于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熹曰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于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于中而不主于貫革葢以人之力有彊弱不同等也

楊時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彊而至

臣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賔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賔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戰陳而用之以為禮節者蓋微矣我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澤宫之制而不果既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而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噫方其無事而教之于學校以習其禮遜之容一旦有事

也則以用之于戰陳而無敵于天下矣(以上鄉射禮)

周禮大行人主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問其安否)三歲徧覜(眡其治效)五歲徧省(察其風俗)

國語曰周之秩官(秩官周常官篇名)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官名)以告行理(吏也)以節(以節為信)逆(迎也)之候人為導(導引)卿出郊勞門尹除(掃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執役者)司空視塗(道路)司寇詰姦(禁詰姦盜)虞人入材(材木)甸人積薪(用以爨爇)火師監燎(火燎)水師監濯(滌濯)膳宰致饔(熟食)廩人獻餼(生食)司馬

陳芻養馬工人展車補傷敗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長也涖臨也事上卿監視也之

臣按周禮一書其于諸侯聘問之禮詳備而于王朝遣使之禮略焉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無歲無之而不聞其有節送供奉之禮獨于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宋楚而道陳道茀而不可行歸告于王而引周之秩官之語所言皆侯國之禮其

末一語云至于王使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則在當時必有其禮周禮立制以訓諸侯惟載其所以相待之禮而其所以奉上者不載焉非不載也敵國之禮尚如此而貴國賔至且以班加一等益虔則天子之使至所加不止于一等而其所以虔敬者益之又益可知也自罷侯置守之後無復邦交之禮所以奉承者惟天子之使爾攷歴代之禮制惟有王朝之禮所謂郡邑之禮泯如也本朝開國

之初定爲洪武禮制出使禮儀凡六條二十年又
命禮部官著爲禮儀定式出使禮儀凡三條二十
七年又命禮官參用二書爲出使禮儀總二十條
開讀遣使一奉使王國二奉使諸司十四蕃國三
頒降行人司永爲定制又詔頒迎詔儀注于天下
凡朝遣使各處開讀將至所在官僚朝服具龍亭
綵輿儀仗鼓樂郊迎使者下馬以詔置于龍亭使
者立亭東官吏人等北向行五拜三叩頭禮衆官

及鼓樂前導使者隨行至所司衆官先入東西序立龍亭至使者立其東西向如有出使廷臣先贊曰出使官行禮引贊引出使官于露臺行五拜三叩頭禮贊唱排班班齊之後四拜使者捧詔授展讀官跪受之開讀衆官跪聽出使官于露臺東跪聽宣讀訖展讀官捧詔授使者復置亭中衆官俯伏興四拜山呼舞蹈又四拜禮畢衆官詣龍亭前跪長官致辭曰聖躬萬福使者鞠躬答曰聖躬萬福衆官乃退易服見使者行再拜禮臣竊以謂自

古禮文之詳莫備于周禮一書而其中所載朝覲聘問之禮雖詳而于出使一節獨闕而我聖祖創爲之制其詳有如此者葢王朝之于郡國以地言之則疆域阻遠以分言之則名分懸絶所以達上下之情一遠近之勢以其有使臣之往來詔令之頒布耳其所以迎接而授受者茍簡而粗率非獨無以嚴九重之威命重皇華之使節而下之人亦輕忽而不知所重而播告之修申諭之意或不足

以聳動乎奉承之人而事體或至于隳機會或至于失亦或有之矣以上出使及迎詔禮

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與儺同旁磔披磔牲體攘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澔曰月建丑丑爲牛土能生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陳祥道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

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
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後漢祭祀志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車旗服飾皆青歌
青陽舞雲翹之舞
宋志立春前五日並造土牛耕夫犁具于大門之外是
日黎明有司為壇以祭先農官吏各具綵杖環擊牛者
三所以示勸耕之意
臣按宋景祐所頒土牛經其作土牛以歲之幹色

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
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爲蹄元至元所頒經式牛
色則以立春日爲法日幹爲頭角耳色支爲身色
納音為蹄尾肚色國初襲用元制正統中始用言
者製土牛色復用歲之支幹納音如宋法今制每
歲立春日內而京兆外而藩府州縣先期造土牛
芒人前一日出東郊具鼓樂迎入所司至日行鞭
春禮衆官各執綵鞭環牛者三衆共擊碎之以上迎春

禮

馬端臨曰秦漢之後禮之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

臣按古今異宜禮經有可以義起之文天下之事揆之于義而與義無悖則是禮雖自古先王未之有制而後世之人以義起之而剏爲一代之禮不爲過也馬氏著文獻通考獨為王朝之禮所謂郡

國之禮無有焉其言曰今禮則雖不能無失然而
議禮制度非書生可得與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
焉夫書生而與聞議禮制度而為之措辭固不可
若夫述前人之舊詳一代之制亦何不可之有夫
所謂聖節上壽及漢以來賀歲首魏晉以來賀冬
至此雖三代以前所未有然古者列國之于王朝
朝覲會同殷頫之類歲無虛月而今世所行者此
三禮而已三禮也在朝文武百官至日具表拜賀

而天下親藩邊將藩憲府州衛所五品以上官司先期遣官奉表稱賀至期前一日習儀于寺觀至日于所在官廳行慶賀禮其儀注大略如朝儀但祝賛之辭不同及正至不用傳制耳兹三禮者今日朝儀以為大禮是非獨以寓臣子忠愛之誠亦以昭示華夷使人心之趨向者益以恭萬方之尊戴者益以固是雖古無而今有禮所謂義起者政此類也聖人復起臣知其決不易也矣今其禮儀

具見洪武禮制但今天下進表衙門先期進表已行十二拜山呼舞蹈禮至日惟行五拜三叩頭禮而五品以下衙門則行全禮臣竊以臣子奉上之禮宜隆而不宜殺當三大朝賀之日闔郡官吏儒生軍民人等畢至必先演習其儀而後行禮至日其禮乃簡略如此似乎不稱請一體俱行全禮為宜以上遙賀之禮

朱熹曰禮之施于朝廷者州縣士民無以與知爲也而

盡領之則傳者苦其多習者患其博而莫能窮也故莫
若取自州縣官民所應用者參以近制别加纂次號曰
臣民禮略鋟板模印而頒行之州縣各為三通一通于
守令廳事一通于學一通于名山寺觀皆櫝藏之守視
司察體如詔書而民庶所用則又使州縣自鋟之板正
歲則模而揭之市井村落使通知之則可以永久矣
又曰禮書既頒則又當使州縣擇士人之篤厚好禮者
講誦其説習其頒禮州縣各為若干人廩之于官名曰

治禮每將舉事則使教焉又詔監司如提學事者察其奉行不如法者舉懲治之

臣按朱氏此言可以施行于今請令禮官將洪武年間頒降孝慈錄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禮儀定式及永樂中頒降文公家禮等書逐一參考凡繫天下郡縣家鄉臣民所當行之禮勅翰林儒臣簡節刪潤著為一書印行天下使之遵守如朱熹所議者又于學校村社選人習學演行而命州縣正官

學校教職專一管領而提督學校憲臣勅書中以此載入俾其按部提督察其勤惰以為勸懲是誠化民成俗之要務為治之道莫先于此伏惟聖明留意則朱熹之議不行于昔而行于今矣天下臣民不勝幸幸

周禮小行人若國札病疾喪札而死曰喪則令賻以禮傳之謂之賻補助其不足之若國凶穀不熟荒凶甚為荒則令賙以利周之委以聚與之之若國師軍旅役工役則令槁槁也禬會衆財與之之若國有福事則

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臣按天子之于侯國有札喪則令賻補有凶荒則令賙委是即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也有師役則令槁禬是即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以䘏禮哀寇亂也福事則令慶賀禍烖則令哀弔豈非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弔禮哀禍烖者乎臣于明禮樂下著郡國之禮前此皆

郡國奉行于上之禮此則朝廷所以施行于下之禮也成周盛王所以周䘏保愛其臣民者不以勢而以理不以分而以禮如此視後世以牛羊草芥待其民者有間矣嗚呼仁矣哉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吳澂曰萬民之利害謂若禁革則某事爲民便某事爲民害也逆順者遵王法爲順背王法爲逆也悖逆至犯令謂人之爲惡者也札喪凶荒厄貧謂人之不幸而遇災者也康樂和親安平謂人之爲善而又有福慶者也以此五者詢問諸國别而書之使王得以周知若民利興政俗美惡人少烖禍弭福慶集則治可知也反是則不治矣

鄭鍔曰職方掌天下之圖以周知其利害其知也以

圖此則載之以書按書所以知其事也禮俗也政事也教治也刑禁也諸侯之所行者或有逆順從違不為一書無以知其叛服之事悖逆也暴亂也作慝也犯令也過惡之已著也不爲一書無以知其罪惡之輕重猶是曾犯令矣猶不改而猶犯令焉札喪也凶荒也戹貧也諸侯所遭之故不爲一書無以知遠民之憂康樂謂民之安樂和親謂僚采之交歡安平謂其國之寧靜不為一書無以知侯國之治

臣按三代封建之制行而天子所以相與爲治者侯國也罷侯置守之後則藩服州郡實視古諸侯焉然古之侯國不過數十今之郡縣多至千百其土宇之分割疆域之遼隅官吏之繁多其埶未易以合其情未易以通視古爲尤難也在成周之時設爲小行人之職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爲之書以述其事凡有五焉葢先王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

行天下每國而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人君居九重之上不下几席而一繙閱之頃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萬民之禮俗皆在乎心目之間矣臣顧乞敕兩畿十三藩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各為一書備載郡邑禮俗政事教治刑禁當行切要之務以備乙夜之覽遇有急切之事按書以求其故其於國政未必無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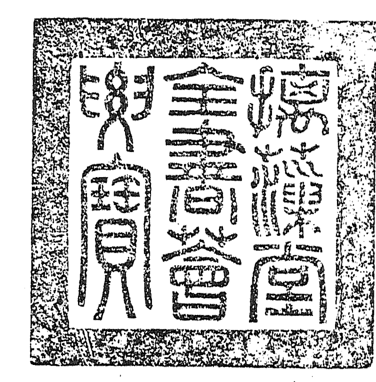
以上郡國之禮臣按郡國之禮不止於此而

所載止此者祀典則具秩祭祀下學校則具

崇教化下

以上郡國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 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五十九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九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上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

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論語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朱熹曰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葢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蘇軾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朱熹曰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胡寅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朱熹曰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

臣按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是則禮之在天下非徒有是儀章度數以爲觀美而已也風俗之隆汙世道之理亂人家之成敗皆繫於是禮焉禮無乎而不在要必人人行是禮家家行是禮積家以爲郡國積郡國以爲天下無一處而無是禮無一事而不由是禮是則所謂三代比屋可封之俗矣

又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

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欲酌以
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
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用自有志好禮之
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
以及於禮也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
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
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趨本
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庶幾古人所以脩

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道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臣按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為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為簡易可行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乞敕禮部詳定頒行天下俾諸道督學憲臣兼提其要行下府州縣教官每旬一次帥師生演習其儀并令鄉村社學教讀者專

習其事遇民間有吉凶等事按儀而行如此則天下之人家有其書人習其禮朱熹謂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可以復見然不見於熹之時而見於今世又謂國家崇化道民之意亦有所補然不補於宋朝而補於今朝矣臣嘗將家禮檃括以為儀節頗簡易可行今士大夫亦有依而行者儻有可采乞發下天下郡縣不爲無補以上總論人家當行之禮

内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吕祖謙曰内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葢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吳澂曰天子爲天下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爲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而法之也所謂德教如下文所載是也

臣按三代帝王本乎德以為教非但行之於宫闈朝廷官府而又制為禮法命大臣以降下於天下使凡億兆之衆莫不知所以法則而遵行焉葢天下者家之積也積億萬人家以成天下必家家齊然後天下之治成葢人君之平治天下譬如構萬間之廣厦焉茍其間闕其一椽一桷則其規制亦非全者矣

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洗漱漱口櫛梳也縰結髮笄簪也總以裂繒束

髮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痾疥也而敬抑搔按摩也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厚粥酏薄粥酒醴芼羮以菜雜肉菽麥蕡大麻稻黍梁秫唯所欲棗栗飴密以甘之堇荁枌楡免音問鮮者新薨滫久泔也瀡滑也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甞之而後退

司馬光曰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具晨羞尊長舉箸

子婦乃各退就食

臣按人子事親固當盡其孝尤當致其敬不徒以下氣怡聲柔色為孝也而凡其抑搔也扶持也問所欲也皆必以敬焉孝而不敬非孝矣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嘔逆出聲)噫(氣塞出聲)嚏咳(嗽聲)欠(氣乏則欠)伸(體疲則伸)跛(偏任為跛)倚(依物為倚)睇視(順視也)不敢唾(口津也)洟(鼻液也)寒不敢襲(重衣)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謂涉水)不撅

揭裳 褻衣衾不見裏

方慤曰噦噫嚔咳則聲爲不恭欠伸跛倚則形爲不恭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適己之便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陳澔曰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

子謂爲人子者 婦子之妻 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

敢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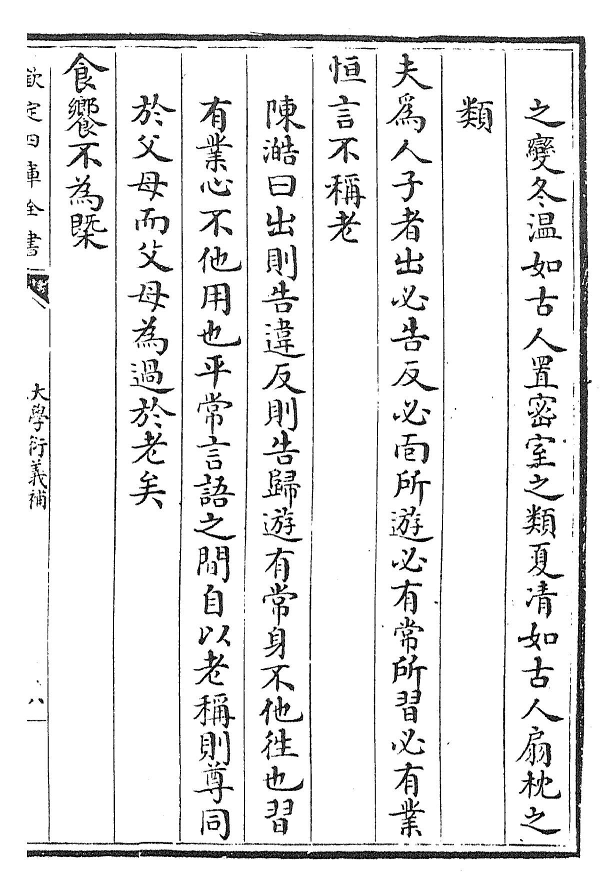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

吴澂曰貨謂所儲資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以上兼言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

司馬光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

吕祖謙曰一歲冬夏有寒暑之變一日晨昏有晦明



之變冬温如古人置密室之類夏凊如古人扇枕之類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陳澔曰出則告違反則告歸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平常言語之間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為過於老矣

食饗不為槩

陳澔曰食槩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爲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鄭氏曰雖聽不聞父母之聲雖視不見父母之形然心常想像似見形聞聲謂將有教使已然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氏曰純緣素爲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葢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也齒本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司馬光曰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以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满容不戲笑不宴遊捨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以求藥為務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吕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顔之推曰父母有疾子拜醫以求藥葢以醫者親之

存亾所繫豈可傲忽哉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孔穎達曰父子天性理不可逃雖不從當號泣而隨之兾有悟而改

内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説則復諫不説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説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穎達曰諫而使父母不説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

毋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諫謂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

吳澂曰復諫再諫也熟諫者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輭熟也

臣按内則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論語事父母幾諫章謂二章之言相表裏解幾為微微諫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漸漸細密不須峻暴强加闌截也臣竊以謂朱子之意固是但於幾字之訓似不

甚親切若以為幾微之幾則孝子之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方其幾微萌露之初即探其情志意嚮之所在隨事而致其察先事而為之防消之於未然遏之於將然則用力比於熟諫為省矣噫孝子之於親過未形則幾諫過已形則熟諫致其親於無過之地則非徒養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矣由是言之二章之意非但相表裏葢相始終焉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

吴澂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有尊者在上故子之年雖老亦不敢坐

王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慤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方慤曰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呼之以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

速於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非大節也也

方愨曰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葢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陳澔曰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

臣按為人子者當父母生存之日兢兢愛日而盡

其當然之理是則所謂孝也易曰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人人盡為子之道則治平之基在此矣

論語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熹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范祖禹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臣按先儒謂朱子十四歲喪父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葢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精微曲折如此人子之事親者宜身體之以上人子生事父母之禮

内則曰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鄭氏曰婦侍舅姑者也

方慤曰私室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鄭玄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藏以待乏

吳澂曰為人婦者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衣服布帛等物既受之後持以獻之舅姑舅姑肯受所獻則喜若舅姑不受而以所獻還賜其婦則必辭而不敢受若不許辭亦不敢用藏之以待舅姑乏用之時與

之用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敢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方慤曰兩相抗為敵兩相合為耦言使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

冡婦所祭祀賔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冡婦

輔廣曰婦傳家事矣禮之大者亦必請於姑

臣按子於父母天性也而婦於舅姑雖非天性之親然縁夫而以父母之道事之所以助成其孝亦天性之自然也故内則后王降教于民往往以子婦並言子於父母婦於舅姑其稱謂雖有異名而其所以事之之道則一而已故臣於家鄉之禮既兼載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又分載子事父母婦

事舅姑而於婦禮牽連及其所以處娰娣者（以上言婦事舅姑及處娰娣之禮）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方慤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際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並行而差退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陳澔曰此泛言長幼之序非謂親者

邵淵曰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差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也庸敢慢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陳澔曰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

道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扇也寢則坐跪也而將命

陳澔曰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謂燕私來見不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遇尊長於道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無故而畫地亦

為不敬手容恭若舉手以為容亦為不恭時雖暑熱不得揮扇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父等）隨行（從其後）兄之齒（年與兄等）鴈行（並行差退）朋友不相踰（並行而齊）輕任并（已獨任之）重任分（析而二之）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無乘而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無羞而食）

劉彝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人皆服教化父之

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

臣按此古者少事長之禮所謂長者非但吾之同

氣凡年齒加於巳者皆長也孟子有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治者誠能立為教條布之民間使其必遵之而行否則治其罪積之以歲月而治平之緒可成矣以上少事長之禮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亾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程頤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為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

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

臣按程氏所謂閑之之法度是即禮也先儒謂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内外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所以謹始也吁謹其始於其男女心志未變動之初則豈復有傷恩敗倫之事哉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音移置衣服之具不同枷音加不同巾帨潔者

櫛理髮者不親受

鄭氏曰皆為重別防淫

陳澔曰此四者所以遠私褻之嫌

外言不入於梱門限也內言不出於梱

孔穎達曰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各有限域不得濫預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陳澔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香纓不同

劉彝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逭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為情邪之所變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藏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正無情之易也而况於男女未有室家哉女子許

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門之别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男女異長

鄭氏曰男女各自為伯季也

内則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跪也

陳澔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内庭之事女正

位乎内不當於内而言梱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就地而跪以取之也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室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内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猶障也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劉彝曰外内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嫌淆雜也内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内也禮當入内嘯則渉乎異也指則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

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陳澔曰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

方慤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謹夫婦故爲宮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内隂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强者不得而啟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臣按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

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葢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之氣凝而成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陽而女陰男陽而配合女之陰則為夫婦由是而生父子由是而成君臣由是而敘為尊卑上下親疏之分此禮義所由以錯也是以人君為治必以正家為本而家之所以正者統系明内外辨秩然有其禮也禮始於謹夫婦夫婦之謹在於正男女之位而分別之人君既正身脩德以閑其有家又必

命官惇典庸禮以敷德教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大防之所在男盡男之禮女盡女之禮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治平之基於是乎立矣三代之盛率循是道漢唐以來治雜於伯甚而以猺徽自處而不知其非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為士大夫者亦畜歌姬時或出以娛賔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其風漸流於猺徽五者之

倫斁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朝承其後痛加革禁
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宋
朝視我有媿多矣昔漢承秦人苛刻之後一切反
其所爲然路温舒猶謂秦有十失其一尚存如令
之弊政汙習固已汛掃無餘矣然猶不免有一之
尚存者男女之無别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
中州也自古聖帝明王大賢君子過化存神之地
禮義廉耻所自出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内

外尚無限隅乃至男女同器而食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廻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為昏配諸如此類者尚或有之乞敕有司痛加禁約一洗媱褻之餘習以昭盛代之文明毋使片𨽻寸纇以為大朝之玷以上人家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大聲也半圭也

朱熹曰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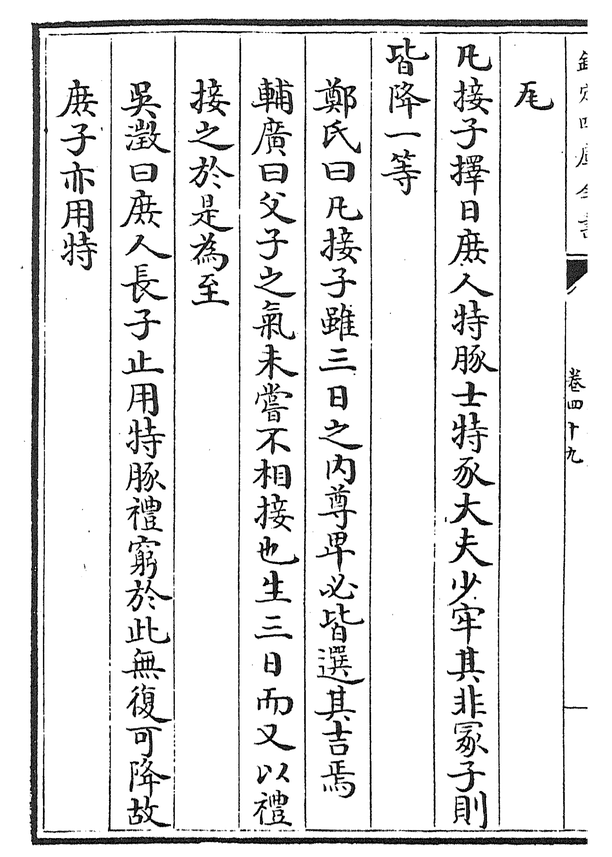
以璋尚其德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褓也載弄之瓦紡塼無非無儀善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朱熹曰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弓也女子設帨於門右佩巾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抱也

方慤曰設弧於門左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裼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



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凡接子雖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為至

吳澂曰庶人長子止用特豚禮窮於此無復可降故庶子亦用特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之意

異爲孺子室於宫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氏曰異爲孺子室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子師教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

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他人無事不往為兒精意微弱將驚動也

孔穎達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但士不具三母爾

司馬光曰凡子始生必為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

方慤曰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鬌（音朶）男角（夾囟留兩髻）女羈（頂上留三髻）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父作咳聲）而名之（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而名之）

輔廣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

王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者所以示之教也

陳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故名子者不之用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夫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為臣子者不可誘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

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饋之魚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而終之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為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為之廢與夫犯

於畜牲器幣則行禮讀祝之時難於避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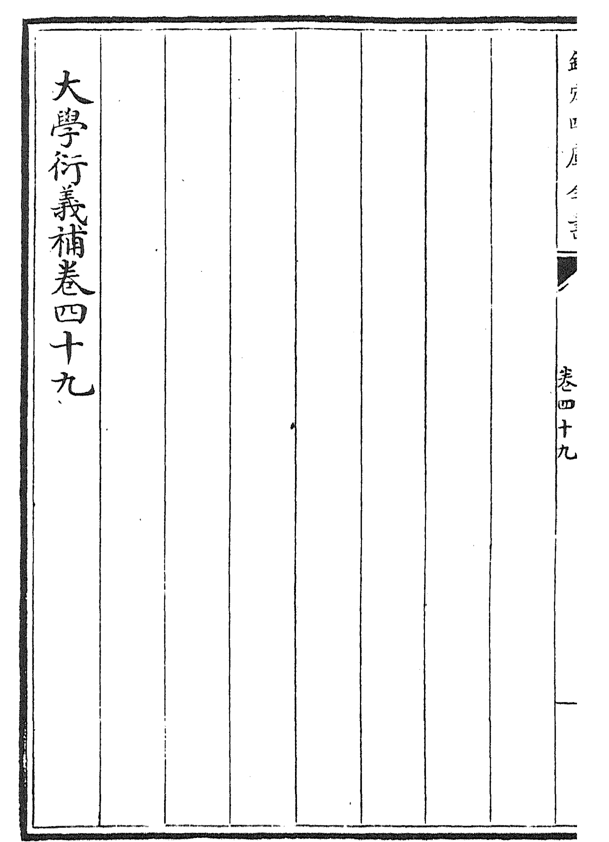
家禮曰主人生嫡長子則滿月而見主人立於香卓之前告曰某之婦某氏以某月某日生子名某敢見告畢立於香卓東南西向主婦抱子進立於兩階之間再拜主人乃降復位

臣按此古者人家生子之禮臣嘗櫽括文公家禮以為儀注前一日齋宿其日夙興陳設如常儀主人以下各具盛服詣祠堂前男列於左女列於右

世為一列各盥洗啟櫝訖主人詣香案前焚香酹酒再拜以降神衆參神行四拜禮主人斟酒主婦點茶訖主人跪告辭云云俯伏興主婦抱子立兩階間四拜然後衆辭神行四拜禮禮畢奉主入櫝

生長子則用此儀次子則稍殺之以上人家生子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上之上



大學衍義補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六百六十 經部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

明 邱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家鄉之禮上之中

內則曰子能食食飯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然也六年六歲也教之數一十百千萬之數與方名東西南北四方七年七歲男女不

同席不共食八年八歲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行坐皆居長者之後始教之讓後長者便是讓九年九歲教之數日朔望與十干十二支也十年十歲出就外傅居謂晝所處宿謂夜所息于外學書謂六書計謂九數禮帥初凡禮皆循其初不許更變朝夕學幼儀學為人少者之儀請肄簡謂書篇數諒謂言語信實請肄者請于長者而習學之

顏之推曰教子嬰孩在謹其始子之初生也不可不使之知尊卑長幼之禮若侮詈父母毆擊兄姊父母不加訶禁反笑而獎之彼既不辨好惡遂謂當然及

其既長習已成性乃怒而禁之不可復制殘忍悖逆無所不至此葢父母無深識遠慮不能防微杜漸溺於小慈養成其惡故也

方慤曰出入門户欲其行之讓即席欲其坐之讓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臣按内則所言教子之法自能食能言始其敘年自六年以至于七十而後止而此所采止於十歲者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葢就外傳以後則

其所學者屬於師友而不繫于父兄之家教矣

女子十年（十歲也）不出（不出外門）姆（女師也）教婉（謂言語柔順）娩（謂容貌柔順）聽從（以順為正）執麻枲（謂績紡）治絲繭（謂蚕事）織（紡織）紝（繒帛）組紃（皆是絛薄闊者為組似繩者為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竹器）豆（木器）葅（菜茹）醢（肉醬）禮相助奠（以禮相長者而助其饋奠）

輔廣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為正也婦人之德莫此為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方慤曰不出謂常居閨閤之内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奠之於神焉

吳澂曰籩豆菹醢者籩豆其菹醢謂以菹實實于籩豆也納其酒漿于尊罍實其菹醢于籩豆各有司之者使女子觀之至行禮之時則相長者而助其奠於

神位之前也

臣按此内則言教女之法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欺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可斜向不傾聽不得傾頭側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童子在長者旁若負劒然辟偏也咡口旁詔之謂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

劉彛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模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

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心矣模範之初貴得其正則五事之用無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戴溪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內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而無傾邪之態矣

馬晞孟曰就而擕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其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自幼穉而已知夫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卲者蓋出於此也

王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

鄭氏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也

臣按此古人人家教童子之禮夫古人有胎教方

其妊子之時必謹所感心感于物則其子形音肖之故有胎教之禮傳所謂胎教者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即跛也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古人為教方其子在胞胎之中已謹其所感及其子在孩提之日尤謹其所示稟之于初者純全而無偽養之於幼者端正而無邪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聲所視必

正色所言必正理非但男有教而女亦有教非但養其心而又養其身古之人家其豫于教者如此是以他日出而就教于學校服役于官府執事于朝廷無所往而不可古之時人無不成之才官無或廢之職事無不就之功者由此道也非獨男子為然而凡人家之女子在家者無不孝持巳者無不貞為人妻則順為人母則慈上至宮閫下至閭巷若貴若賤曰男曰女人人皆有教家家皆有法

而天下之平由此其基也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為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張載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于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人子則不能安洒掃應對接朋

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于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臣按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朱熹亦謂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其初所教所謂慎初所教即是豫教於未發之初也葢以人之初生童孺之時元氣未漓天真未散善性未斲情實未開當此時而開導之則順而易過此時而

防閑之則逆而難張載所謂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驕惰二字其病根也臣故輯古人教童子之言以示天下後世使有家者知至要莫如教子必豫教於童稚之初有國者知大本在於齊家必致謹於家鄉之禮如此非獨可以除去士庶之病根而人君治平之善根亦於是乎萌蘖矣

以上人家教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内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禰廟也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進之厥明謂宿賓之明日夕為期為加冠之期于廟門之外夙興早起設洗承棄水之器直于東榮屋翼也陳服于房中西墉墻也下東領北上主人玄端士入廟之服爵韠蔽膝也立于阼階東階下擯者玄端負負之北面東塾將冠者采衣童子之服紒結髮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

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賛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賛者坐（跪也）櫛（梳也）設纚（韜髮之具）賓降盥卒升賓筵前坐（跪也）正纚興降階一等執冠者（緇布冠）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冠之後）左手執前（冠之前）進容（行而為容儀）乃祝（祝始加之辭）坐（跪）如初乃冠（乃加冠于首）興復位冠者興賓揖之適房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

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賔揖之即筵坐跪賔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興賔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遐也福

冠者服素積素韠容儀也出房南面賔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

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筵于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于戶東加柶七之

屬面枋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荅拜薦

脯醢冠者即筵坐跪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興

筵末坐啐醴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

天之休壽考不忘

賔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賔字之冠者對（應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嘏也）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伯叔季惟其所當）

臣按此古儀禮士冠禮也宋儒朱熹嘗即此儀以為家禮臣已隱括以為儀節具見本書茲不詳載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

之道也

陳澔曰著代顯其為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户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于房户外南面醮亦户外也

臣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而愈

尊後世拘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用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葉夢得曰所以為國本者何也葢冠而成之則責其為子將至於為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為國之本莫大於是

臣按後世筮法不全而為賔之人難得惟擇而用

之可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臣按司馬氏謂此禮今難行但於拜時母起立可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呂大臨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于童稚也

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

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行孝弟

忠順之行立也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

行之于廟

臣按司馬氏謂令人少家廟但冠於外廳笄於中

堂可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

忘古也

臣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偽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敝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是偽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司馬光曰古者二十而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葢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于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

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

臣按此人家男子加冠之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内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也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孔穎達曰燕則髮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為髻紒也此為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為少者處之

賀瑒曰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為笄禮主婦為之著笄而女賓以醴禮之也未許而笄則婦人禮之無女賓不備禮也

臣按此人家女子加笄之禮詳見朱氏家禮有女笄者按而行之 以上人家冠笄之禮

詩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陳傅良曰男女及時之説聖人之慮天下也血氣既壯難盡自檢情竇既開奚顧禮義故皆欲及時者所以全節行于未破之日學欲及時者所以全智慮于未分之時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謂媒氏往來）不相知名（謂男女之名）非受幣不交（交接）不親（親近）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

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别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鄭氏曰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别有禮乃相纏固

戴溪曰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質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禮莫重于有别知之者衆則其别厚矣

内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

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方慤曰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聘言由此而問彼奔亦自此而趨彼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鴈以為采擇之禮）問名（問女之生母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納徵（又為之納幣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昏姻日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

慎重正昏禮也

吳澂曰昏禮先有行言之媒女家許乃納采謂男家納禮聽女家采擇擇而可乃問女名將以女之名歸而卜其吉與否卜而吉乃報女家曰納吉納吉後納幣而女家受之自此乃請期親迎而成昏也

臣按古語云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古人所以敬慎重正于昏禮如此敬則不敢慎則不忽重則必致其隆正則不流于僻所以然者蓋欲以之上奉宗

廟下繼後世然亦使其知夫婦之倫乃綱常之大道男不敢忽其婦女不敢狎其夫必相與偕老而不輕相背棄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

劉彝曰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于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于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

以為生而又有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茍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若此哉此則周禮之意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而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丘葵曰昏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十端也富者無過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臣按成周之世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謂之無過者禁止之辭也葢慮世之人有以奢侈而踰度者故爲之中制如此近世民情浮薄昏娶之際往往論財羔酒之外索取銀錢謂之財禮乃至民間聘定動踰數年而不能備數以至昏姻失時者往往有之朝廷明有定制有司不能舉行宜時申明之使男女之昏嫁各得其時是亦蕃民生厚風俗之一端也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廟門兄弟不出闕門兩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囊也盛物以備舅姑之用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臣按女婦以順從爲德故女子之嫁人父母醮之必欲其從舅姑之言至其諸母不復有戒言惟丁寧致祝欲其從父母之言而已夫古昔盛時女子在家父母既隨時因事而教戒之矣及其適人也

則又申戒之焉是以閨門雍穆而家道以成教之

有素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司馬光曰世俗好于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昏亦有指腹為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

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朝廷宜定為中制以為禁令是亦可以厚風俗息爭訟

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司馬光曰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今令文謂宋朝禁令男子年十三以上並聽昏嫁今為此說所

以參古今之道酌禮令之中順天地之理合人情之宜

臣按醫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男子二八而天癸至精氣溢宋朝令文男子十三以上並聽昏嫁臣竊以為十三亦為太早宜定制男女十歲以上方許聘定男必十六女必十四方許嫁娶而男女之年齒亦必略相當男可長于女女不可過長于男自昔浙東有溺女之風男子往往三四十

歲而無妻甚有終身不識女子者遇有廢居聚徒
爭奪告訐成風多致破家川蜀民風男僅數齡即
娶倍長之女此皆風俗之不雅者諸如此類皆宜
行禁革非獨可止爭訟是乃厚人倫美風化而亦
可以蕃生育之性絶淫泆之端以上人家昏娶之禮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呂大圭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

豈强拂人之性情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凡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制禮也嚴矣違此未有不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為夫所出曰來歸

孔穎達曰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來歸問父母之寧

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也嫁謂之歸而寧謂之來見絕而出則以來歸為辭來而不反也

穀梁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明從外至反謂夫家所遣

臣按女子于父母家乃其生身之地根本所自出固不可不歸寧但父母已沒則不可爾然于其兄弟嫂姪之間烏可恝然無情哉室邇則朝去夕歸道遠則遣人問遺是亦禮之近人情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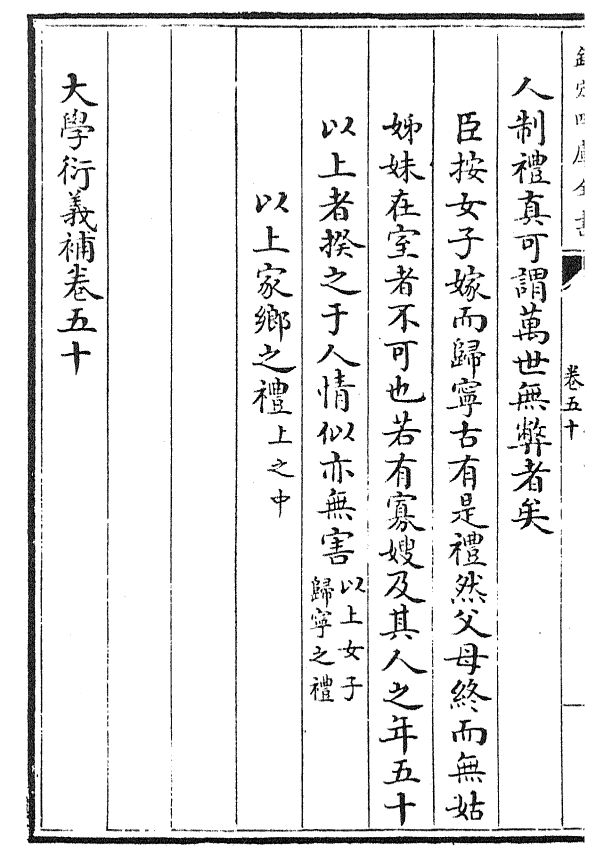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

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朱熹曰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謀為歸衛之計也

朱善曰禮緣人情而為之也夫既曰緣人情而為之則父母其本根也兄弟其同氣也皆人情之不可忘者而何為不可以寧兄弟也曰人情有出于天理之

公者有出于人欲之私者聖人制禮將以全夫天理之正而節其人欲之流也據禮女子已嫁而反凡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所以厚別也則閨門之內所可與同坐而共食者惟母姑姊妹耳使父母没而歸寧則誰與同坐誰與共食而孰為之主乎聖人于此寧以義斷恩不以恩揜義故制為父母終不得歸寧之禮所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也以此為防猶有禽獸其行如齊襄魯桓夫人之所為者然後知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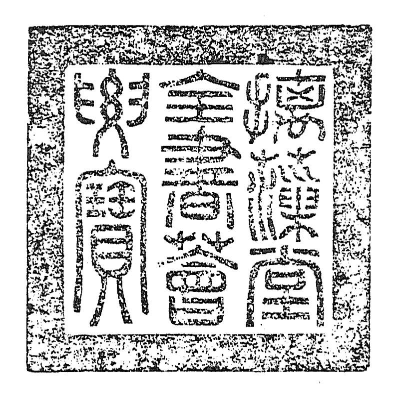


人制禮真可謂萬世無弊者矣

臣按女子嫁而歸寧古有是禮然父母終而無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五十以上者揆之于人情似亦無害（以上女子歸寧之禮）

以上家鄉之禮（上之中）

大學衍義補卷五十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　烺